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X83n1576

雪堂行拾遺錄

宋 道行編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- 卷目次
  - 1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死心和尚住洪之翠巖，寢室後有齊安王祠，乃李三景遠也。居民烹宰淫祀無虛日，師惡之，移其祠於寺之西，就其址建方丈。未幾，師臥于中，有脩蟒蟠身側，叱之而遁。一夜，忽夢神人峩冠而前，告曰：弟子為師所叱，不遑安處，欲之廣南假莊夫六十人。師夢中諾之。未幾，莊夫疫死者滿其數。師後問學者曰：且道果有鬼神否？若道有，又不打殺死心；若道無，莊夫為什麼却死？答者皆不契。適真淨會中元首座至，師如前問，元云：甜爪徹蒂甜，苦瓠連根苦。師大喜之。元乃辯才高弟也。

自禪師在五祖會中，時圓悟為座元立僧，祖令自參之，自不得已而往，悟見來，語之曰：與公同參，不須來探水也。自曰：己事未明，敢望慈悲？悟曰：公不自欺，但有疑處舉來。自乃舉：德山小參，今夜不答話，問話者三十棒。悟曰：禮拜，禮拜，我作得你。師舉話尚不會，自燒香作禮罷，悟曰：再舉前話看。自云：德山小參不答話。悟忽掩其口曰：舉到此，但只恁麼看。自行至後架，以坐具撼地云：屈！屈！眾問其故，自曰：那裏公案只教人看一句？或有勉之者曰：公但諦信，座元須有方便。自既為人勉之，遂體究，不一月有省。後出世，住五祖。

金陵俞道婆，參瑯琊起和尚。婆賣油糍為業，一日聞貧子唱蓮花樂云：不因柳毅傳書信，何緣得到洞庭湖？忽然契悟，拋油糍於市。其夫云：你顛也。婆打一掌云：非公境界。乃往瑯琊，起印可之。後凡見僧便云：兒！兒！纔擬議便掩却門。時珣佛燈往勘之，婆見便云：兒！兒！珣云：孃！孃！爺在甚處？婆轉身拜露柱，珣蹋倒云：將謂有多少奇特？便出。婆蹶起云：兒！兒！來！我惜你則箇。珣竟不顧。又安首座亦往見之，婆問：甚處來？安云：德山來。婆云：德山泰乃婆兒子。安云：婆是甚人兒子？婆云：被上座

一問，直得立地放尿。婆嘗頌馬祖不安因緣云：日面月面，虛空閃電。雖然截斷天下衲子舌頭，分明只道得一半。

璣道者，住洪之翠巖。張無盡作漕，入山訪之。璣門迎，無盡問曰：如何是翠巖境？答曰：門近洪崖千尺井，石橋分水遶松杉。無盡握璣手曰：聞道者之名久矣，何能如此祇對？璣曰：適然爾。無盡大笑，復哦云：野僧迎客下煙嵐，試問如何是翠巖？門近洪崖千尺井，石橋分水遶松杉。時林下傳為盛事。

黃龍恭首座出世住禪林，訪法昌遇和尚，遇問曰：見說你要為黃龍燒香，是否？曰：不敢。遇曰：龍生龍子，須是解興雲吐霧始得。恭曰：隨家豐儉。遇曰：你未拈香，早鈍置黃龍了也。恭曰：且莫多口。遇曰：你且道黃龍實頭處作麼生？恭提起坐具，遇喚行者討坐具來，行者提在手中，遇便打云：你三十年後也道見老僧來。恭後住衡之華光，乃有坦率之風，罹有司民其衣。華光既遭回祿，而恭語錄於灰爐中，字畫無損，餘紙悉盡，信般若之明驗矣。恭，上饒人，博山受業，與祐禪師同行。

文殊能禪師，天姿閑暇，甘於枯寂。嘗頌麻三斤曰：見前三昧，料水打碓。漏泄天機，失錢遭罪。又頌臘月火燒山曰：巢知風，穴知雨。可憐謝三郎，月下自搖櫓。圓悟住道林，每推敬之。偶武陵太守張通之以書抵圓悟曰：鼎澧無尊宿可語者。悟遂薦能以真淨高弟，所造極深。通之邀至府中，見其貌寒，蘊藉枯淡，略不顧。能長揖而退。未幾，悟過鼎澧，再令詔能於通之席上，與論五家宗派。能辯若懸河，通之方尊尚之。乃謂悟曰：非吾師，則幾失一尊宿矣。

白楊順和尚病中示眾云：久病未嘗推木枕，人來多是問如何？山僧據問隨緣對，窻外黃鸝口更多。眾中作者試為山僧指出病源：七尺

之軀什麼處受病？眾下語皆不契，自代撫掌一下，開口作嘔吐聲。又云：好箇木枕子。

佛性和尚出世住德山，遣安首座往蔣山通法嗣書。圓悟於法堂上接書云：千里馳達，不辱宗風。公案見成，如何通信？安曰：覿面相呈，更無回互。悟云：此是德山底，那箇是上座底？安曰：豈有第二人？悟曰：背後底聾？安便度書。悟曰：作家禪客，天然有在。安曰：分付蔣山。次至僧堂前，安捧書問訊首座。座云：玄沙白紙，此自何來？安呈起書云：見麼？座引手接書。安執書云：久默斯要，不務速說。今日拜呈，幸希一覽。座便喝。安曰：作家首座。座又喝。安遂打一書。座擬議，安曰：未明三八九，不免自沈吟。又打一書云：接。圓悟與佛眼於法堂上看見，悟曰：打我首座死了也。眼云：官馬廝踢，有甚憑據？安聞之乃云：說什麼官馬廝踢，正是龍象蹴蹋。悟喚來曰：我五百眾中首座，你為什麼打他？安曰：和尚也須喫一頓始得。悟顧佛眼吐舌，眼曰：未在。却顧安問曰：空手把鋤頭，步行騎水牛。人從橋上過，橋流水不流。意作麼生？安曲躬曰：所供並皆詣實。眼大笑曰：元來是屋裏人。安又至五祖自和尚處通書，自曰：書裏說什麼？安曰：文彩已彰。自曰：畢竟說甚麼？安曰：當陽揮寶劒。自曰：近前來，這裏不識數字。安曰：莫詐敗。自顧侍者云：這是邨裏僧？安曰：莫。侍者曰：此上座曾在和尚會下去。自曰：怪得恁麼滑頭。安曰：曾被和尚鈍置來。自乃將書於爐上熏云：南無三滿，陀沒陀南。安進前彈指而已，自便開書。安復至蔣山度夏，圓悟俾之立僧解夏。德山遣人來迎安，安治裝次，悟至，問曰：你來日行有甚所須？安曰：短歌要求數十丈，長句只消三兩言。悟遂以頌送之曰：使乎不辱命，臨機貴專對。安禪捋虎鬚，著著超方外。不惟明窻下安排，掇向禪牀拶嶮崖。拈搥竪拂奮雄辯，金聲玉振猶奔雷。九旬落落提綱宗，衲子濟濟長趨風。解黏去縛手段辣，驅耕奪食尤雍容。夏滿思山要歸去，了却武陵一段事。勃窣理窟乃胸中，行行不患無知己。臨行

索我送行篇，栗棘蓬裏金剛圈。短歌須要數十丈，長句只消三兩言。金毛獅子解翻身，箇是叢林傑出人。不日孤峯大哮吼，五葉一花天地春。後開法靈巖，嗣佛性。

回禪師，婺州人，嗣法於育王諶和尚，住南劒西巖。新行經界法，回芟去茶窠，植松栢。人訴於有司，追之甚峻。回曰：少待吾行也。即剃頭沐浴，陞堂辭眾曰：使命追呼不暫停，爭如長往事分明。從前有箇無生曲，且喜今朝調已成。瞑目而化。有司遂寢其事。

舒州太平燈禪師頗習經論，傍教說禪。白雲演和尚以偈寄之曰：白雲山頭月，太平松下影。良夜無狂風，都成一片境。燈得偈誦之，未久於宗門方徹淵奧。後雪堂和尚云：後兩句學者往往增其解路，不若只看前兩句自有徑，正發藥人底道理。

淨因成禪師同法真、圓悟、慈受并十大法師，齋于太尉陳公良弼府第。時　徽宗私幸觀其法，會善華嚴者對眾問諸禪師曰：吾佛設教，自小乘至圓頓，掃除空有，獨證真常，然後萬德莊嚴，方名為佛。禪師一喝，轉凡成聖，與諸經論似相違背。今一喝若能入五教，是為正說；若不能入，是為邪說。諸禪師顧成，成曰：如法師所問，不足三大禪師之酬，淨因小長老可以使法師無惑也。成召善，善應諾。成曰：法師所謂佛法，小乘教者，乃有義也；大乘始教者，乃空義也；大乘終教者，乃不有不空義也；大乘頓教者，乃即有即空義也；一乘圓教者，乃不空而不有，不有而不空義也。如我一喝，非惟能入五教，至於百工伎藝、諸子百家，悉皆能入。成乃喝一喝，問善曰：還聞麼？善曰：聞。成曰：汝既聞，則此一喝是有，能入小乘教。成須臾又召善曰：還聞麼？曰：不聞。成曰：汝既不聞，則適來一喝是無，能入始教。成又顧善曰：我初一喝，汝既道有。喝久聲消，汝復道無。道無則元初實有，道有則于今實無。不有不無，能入終教。成又曰：我有一喝之時，有非是有，因

無故有。無一喝之時，無非是無，因有故無。即有即無，能入頓教。成又曰：我此一喝，不作一喝用。有無不及，情解俱忘。道有之時，纖塵不立。道無之時，橫徧虛空。即此一喝，入百千萬億喝。百千萬億喝，入此一喝，是能入圓教。善不覺身起于坐，再拜於成之前。成復為善曰：非惟一喝為然，乃至語默動靜、一切時、一切處、一切物、一切事，契理契機，周遍無餘。於是四眾歡喜，聞所未聞，龍顏大悅。

佛日和尚出世住徑山，知府請就靈隱，開堂下座。馮侍郎問：和尚嘗言不作這虫豸，為什麼敗闕？日曰：盡大地是杲，上座作麼生摸[打-丁+索]？馮擬議，佛日便掌。時僚眾失色，馮大笑曰：某與長老佛法相見也。後白楊順和尚聞之，代馮擎起掌曰：念你作新長老。又代佛日提起袈裟曰：幾多人要不能得。

元禮首座受業焦山，初參演和尚於舒之太平。凡入室，演語之曰：衲僧家明取緇素好。經二年，頓明己見。詣方丈，演頷之。演遷五祖，以禮俱往。時佛眼年方十七，亦投師席。凡有所問，演曰：我不如你，你自會得好。或曰：我不會，我不如你。佛眼於是疑之不能决，乃問曰：座下誰得和尚說話？演曰：我曾向禮上座道，參學須是具緇素眼始得。禮却會得。眼求教於禮，閱數載方諭厥旨。後眼出世，禮尚無恙。有僧自龍門來，禮問：龍門有何言句？僧曰：有。問：透網金鱗，以何為食？答曰：羅籠不肯住，呼喚不回頭。禮曰：遠兄名不虛。得雪堂嘗有頌曰：我不會兮不如你，達磨當門缺兩齒。滿堂無限白蘋風，明明不自秋江起。又曰：我不會兮不如你，堪笑千花生碓觜。善財謾到百城遊，何曾蹋著自家底。禮崇寧間再到三祖，僧問：向什麼處去？禮云：有眼無耳朵，六月火邊坐。僧問：未審意旨如何？禮曰：家貧猶自可，路貧愁殺人。復有問：金剛經云：一切善法，如何是善法？禮起行曰：上是天，下是地，中間坐底坐，立底立，喚什麼作善法？禮後老於四明瑞巖。

王正言(御諱)為江西漕，久參晦堂，不契。一日，問曰：得和尚甚深法者何人？堂曰：有雲巖新長老。王謁新，問曰：嘗聞三緣和合而生，又聞即死即生，何故有奪胎而生者？某實疑之。新曰：如正言作漕，隨所至處，即居其位，還疑否？曰：不疑。新曰：此既不疑，彼何疑耶？正言於言下領解。

圓通秀得天衣懷印證，後遍參至浮山，遠一見而器之，意欲收拾，秀示以九帶曰：我做九帶就未嘗示人，汝試撿點看。秀已知來意，留偈便出曰：撮得髻根牢即休，一朝何暇兩梳頭？大體還他肌骨好，不搽紅粉也風流。

靈源清禪師住太平，經由五祖，舉鎮州大蘿蔔因緣請判之。清末後云：你等諸人親從鎮州來。便下座。演握清手曰：元來是我家裏人。又一老宿到五祖，祖門迎，便問：靈雲見桃花作麼生？老宿厲聲曰：話在。演笑挽之歸方丈。清常謂學者曰：宗門正人難得，自離晦堂後，所見真正宗師惟東山法兄一人而已。故書問無虛月。佛鑒辭祖，祖曰：何往？曰：太平。祖曰：甚善。尋繼席焉。

九仙清嗣慧日雅和尚，閑居徑山。佛日命清為座元，辭曰：一千七百大眾皆是英傑，安敢行立其前耶？堅不允。佛日曰：只如舉一不得舉二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，意作麼生？清曰：惺惺底惺惺，懵懂底懵懂。日曰：如何做徑山首座不得？遂與眾送歸寮。

峨眉中峯民和尚，初講楞嚴經於成都。圓悟住昭覺，民常往入室，悟令於一切處作文彩已彰會。偶悟為眾說十玄談，僧舉曰：問君心印作何顏？悟曰：文彩已彰。民忽有省，求印可，悟示以本分鉗鎚，民無開口處。一日，白悟曰：和尚勿舉話，待某說出看。悟曰：好。民曰：尋常拈槌豎拂，豈不是經中道：一切世界諸所有物，皆即菩提妙明真心。悟笑曰：你元來在這裏作活計。悟復徵之，民又曰：下喝敲牀時，豈不是返聞聞自性，性成無上道。悟又

曰：你豈不見經中道：妙性圓明，離諸名相。民於言下釋然。悟出蜀，住夾山，民亦罷講而至。悟夜參，舉僧問巖頭：古帆未掛時如何？巖云：後園驢喫草。民茫然不知落處，告悟，悟曰：你問我。民乃問：古帆未掛時如何？悟曰：庭前栢樹子。民遂大徹。未幾，悟舉民充座元，有偈曰：休誇四分罷楞嚴，按下雲頭徹底參。莫學亮公親馬祖，還如德嶠訪龍潭。七年往返遊昭覺，三載翱翔上碧巖。今日煩充第一座，百花叢裏現優曇。民初訪無盡於渚宮，議論教乘，無盡大喜之。後聞民充首座，無盡致書於悟曰：民座主捨義學，開宗眼，如波斯珍寶滿船，遇風到岸矣。民一日謂悟曰：古人道：如一滴投於巨壑，殊不知大海投於一滴耳。老和尚還肯此語否？悟曰：你看，爭奈他何？

白雲端一日室中舉雲門示眾：如許大栗子，喫得幾箇？眾下語皆不契，問演，演曰：懸羊頭，賣狗肉。端駭之。演嘗曰：我參二十年，今方識羞。後靈源聞，歎曰：好識羞兩字。因作正續銘，遂載銘中。有俗士投演出家，自曰：捨緣。演曰：何謂捨緣？士曰：有妻子捨之，謂之捨緣。演曰：我也有箇老婆，還信否？士默然。演乃頌曰：我有箇老婆，出世無人見。晝夜共一處，自然有方便。

聰和尚住投子，年八十餘，監寺夜被人殺之。副寺白聰，聰曰：毋驚大眾，我已知其人。副寺聞官而吏至，聰如前語。吏曰：人安在？聰曰：老僧也。吏押聰繫獄。時楊次公為憲，按行入州界，夢神人曰：州有肉身菩薩，枉坐螺紲。楊即訪之，吏以聰事告，楊遂釋之。後經十年，有一行者，患伽摩羅疾而自首曰：向殺監寺者，我也。黃大守嘗與胡少汲書曰：公道學頗得力，治病之方，當深求禪悅，照破生死之根，則憂患淫怒，無處安脚。疾既無根，枝葉無能為害。投子聰海會演，道行高重，不媿古人，皆可親近。若從文章之士，學妄言綺語，是增長無明種子也。聰老，尤喜接高明士大夫，開懷論議，便穿得諸儒鼻孔。若於義理得宗趣，却觀舊讀諸

書，境界廓然，六通四闢，極省心力也。然有道之士，須志誠懇切，歸向古人，所謂下人不精，不得其真，此非虛語。聰為明公所賞識者如是，亦臨事之大體也。

且和尚嗣佛性泰，嘗頌覺鐵觜先師無此語因緣云：誰道先師無此語？焦尾大蟲元是虎。胡蜂不戀舊時窠，猛將豈在家中死？急著眼，却回顧，若會截流那下行？匝地清風隨步舉。又頌噇酒糟話：荊棘林中宣妙義，蒺藜園裏放毫光。千言萬語無人會，又逐流鶯過短墻。佛性見，深肯之。佛日過衡陽，且嘗以頌寄之曰：異類中行世莫猜，故教佛日暫雲霾。度生悲願曾無聞，却作南安再出來。且住潭之惠通，不苟時名，故不聞於世也。

元和尚參圓悟，契證耿龍學，命住處州南明山幾二載，厭迎送。示眾，舉感鐵面頌云：院是大宋國裏院，州是大宋國裏州。州中有院不容住，何妨一鉢五湖遊。元曰：是則去住自由，忒煞露風骨。吾有頌曰：休休休，夕陽西去水東流。惟有仰高雲勢遠，搏風九萬過南州。下座便行。

圓悟在五祖為座元，有僧請益風穴，語：默涉離微，如何通不犯因緣？偶佛鑒來，悟曰：懃兄可為頌出布施他。鑒即頌曰：彩雲影裏神仙現，手把紅羅扇遮面。急須著眼看仙人，莫看仙人中手扇。悟深喜之。後其僧看鑒語，作此頌，頌文殊起佛見、法見因緣。乃問悟，悟曰：渠此頌，凡佛祖機緣，皆用得著也。

張無盡在江寧府戒壇院閱雪竇拈古，至百丈參馬祖因緣云：大冶精金，應無變色。忽投卷曰：審如此言，臨濟豈得有今日也？有頌曰：馬師一喝大雄峯，聲入髑髏三日聾。黃蘗聞之驚吐舌，江西從此立宗風。嘗舉似平和尚，平後致書與無盡曰：去夏閱臨濟宗派，深知居士得大機大用。乃求前頌藁，無盡再以頌寄之云：吐舌耳聾

師已曉，搥胷只得哭蒼天。盤山會裏翻筋斗，到此方知普化顛。時大觀三年也。

真宗朝，真州長蘆登和尚，數年鼎新。起長蘆寺既就，一夜夢有神人來乞為土地，登曰：你做我土地不得。神曰：何故？登曰：你見我僧家過。神云：某有長誓。遂斷一臂呈登，曰：若如是則可。遂與建祠堂。迨塑土地，一臂墮落，屢修復爾，方見願力之重也。

普照禪師會中有一老僧，每日誦大悲呪三百遍，諸經呪亦然，至夜須禮佛三百拜。雪堂見其波波劫劫不閑，一日向渠說云：何不一切放下？渠云：纔放下便覺閑過。雪堂曰：你若放下，却不閑過。因謂眾曰：此皆信力未充，所以尋常向兄弟說，不要上他機境。如何謂之機境？佛謂之機境，法謂之機境，而況文章一切雜事乎？若守閑閑地，自然虛而靈，寂而妙，如水上葫蘆子相似，蕩蕩地無拘無絆，拶著便動，捺著便轉，真得大自在也。

舒州有一居士，常往五祖齋僧。一日，問首座曰：某俗人，參得禪麼？座云：你是俗人，如何參得禪？居士不會，舉似演和尚，演云：首座却有本分手段為人。居士方信，遂篤志參究。後見佛眼，眼展手云：因什麼喚作手？居士忽大徹。

五祖在受業寺，逐字禮蓮經。一夕，遇屎字欲唱，禮遽疑，乃白諸老宿曰：如何屎字亦稱為法寶？某禮至此，疑不自解。老宿曰：據汝所問，可以南詢，汝正是宗門中根器也。祖遂南遊。初抵興元府，經時逗留，隨房僧赴請，稍違初志。受業師聞之，寄信至祖，祖開緘，只見兩行字云：汝既出得醋罋，又却淹在醬缸裏。祖讀罷，即日登塗，往浙西參圓照。次見浮山遠，遠知其根器異指；見白雲端，端示以世尊有密語，迦葉不覆藏因緣，久之未契。一日，自廊趨上法堂，疑情頓息。未幾，令充磨頭。白雲一日到磨院云：有數僧自廬山來，教伊說禪亦說得，下語亦下得，批判古今亦判

得。祖云：和尚如何？端云：我向伊道，直是未在。祖得此語數日，飲食無味。後七日，方諭厥旨。祖常以此語謂學者曰：吾因茲出得一身白汗，自是明得下載清風。雪堂有頌曰：腦後一槌，喪却全機。露躶躶兮絕承當，赤洒洒兮離鉤錐。下載清風付與誰？

張無盡入東臺，因言文潞公、呂申公不報，乞出為荊南提舉。見浩布裩，以書薦浩於郢州太守。偶大陽虛席，遂致之。浩在襄州鹿門受請，云：七年喫鹿門飯，屙鹿門屎，不參鹿門禪。若是刽利衲僧，却向大陽相見。遂攜拄杖徑往郢，先入院，後參州。郡官責之云：長老得甚指揮入院？浩曰：某山林人，誰知你郡縣禮數。乃拽拄杖還鹿門。無盡復以書督郢守云：浩有道之士，不可以世禮責，當再加禮請之。守如其言。浩至大陽，未幾，無盡致書云：某久渴教誨，恨以職事所拘，不得親炙。浩見書乃云：吾非死人也。復携拄杖往荊渚見無盡，其真率如此。後無盡請住玉泉，開堂，眾官畢集。浩陞堂顧視大眾曰：君不見？良久又云：君不見？張操蜀音曰：和尚見。浩應聲曰：但得相公見便了。即下座。一日，眾集，浩問曰：作什麼？曰：入室。浩曰：待我抽解來。及上廁來，見僧不去，以拄杖趕散。一日，為張無盡舉傅大士頌曰：空手把鋤頭，步行騎水牛。人從橋上過，橋流水不流。又舉洞山頌曰：五臺山頂雲蒸飯，佛殿堦前狗尿天。剎竿頭上煎餶飿子，三箇胡猻夜簸錢。此三頌只頌得法身邊事，不頌得法身向上事。張曰：請和尚頌。師曰：昨夜雨霧烹，打倒蒲萄棚。知事普請，行者人力。拄底拄，撐底撐，撐撐拄拄到天明，依舊可憐生。浩乃眉州丹稜人，嘗製犢鼻裩，書歷代祖師名而服之，且曰：唯有文殊、普賢較些子。且書於帶上，故業林稱為浩布裩。

空禪師為人強項，久侍死心，因欲辭去，心曰：汝福鮮，宜自養。故草堂有偈送之曰：十年聚首龍峯寺，一悟真空萬境閑。此去隨緣且高隱，莫將名字落人間。後出世杭之南蕩，不幾月遭回祿，空嘆

曰：吾違先師之言，故有今日之患。有富人獨迎空齋，要建三門，空辭曰：公願施財求福，非長老受賜。若教我背眾而食，素不願也。力行其道，遂不役於土木。

標禪師久參成枯木，與成有隙，出世住京之神禧，遂嗣投子青。開堂下座。神綱己禪師問曰：見箇什麼便嗣投子？標曰：看語錄有省，不可負之也。己曰：在什麼句中？標無語，己與一拳，遂喪志，道不振。後住福州普賢老禪，代山門作疏曰：向句中識得古人，便自謂不欺諸聖。有古塔主默傳之旨，起青華嚴已墜之風。千載傳家，兩翁獨步。

惠持法師遊峨眉山，遂於嘉州道傍大樹內入定。政和三年四月，風雨暴作，樹為摧折。捕盜官經歷，見其鬚髮蓋體，爪甲繞身，頗異之。遂奏于朝廷，有旨令肩輿至京。時西天總持以金磬出其定，乃問：何代僧？法師曰：我東林遠法師弟也。因遊峨眉，不記時代幾何。仍問：遠法師在否？總持曰：今化去七百年矣，安得在耶？遂不復語。持問曰：既至此，欲歸何方？師曰：陳留縣。復入定。

徽宗命畫師像頒行，并賜三頌，一曰：七百年來老古錐，定中消息許誰知？爭如隻履西歸去，生死徒勞木作皮。又曰：藏山於澤亦藏身，天下無藏道可親。寄語莊周休擬議，句中不是負趨人。又三曰：有情身不是無情，彼此人人定裏身。會得菩提本無樹，不須辛苦問盧能。死心贊其像曰：七百年定，誑謾閭閻。一念超越，天下橫行。

山谷嘗問道於晦堂，晦堂入滅，山谷主後事，請勝寺長老秉炬，而火不爇。山谷顧謂死心曰：老師之意無他，蓋欲這風顛漢說數句。死心曰：某拘喪制中拒不出。山谷強之，死心執炬曰：不是殃門累及我，彌天過犯不容誅。而今兩脚捎空去，不作牛兮便作驢。遂以火矩打一圓相，云：只向這裏雪屈。擲下火矩，應手而爇。

五祖自和尚住東山時，禪和求挂搭，多應對不暇，遂於侍者寮出牓云：東山有三句，若道得即挂搭。雪堂曰：老僧看來，誠所謂大開門戶。有者往侍者寮問：不知和尚有甚三句？堂曰：似這般禪和子，如何與語？一日，有兄弟攜坐具，徑住方丈，謂自曰：某道不得，只是求挂搭。自大喜，呼維那明窻下安排。而今兄弟纔容心討挂搭，早在門外也。

景淳藏主，撫州化度受業，久參寶峰祥和尚。淳有山居詩十首，一曰：怕寒懶剃鬘鬆髮，愛煖頻添榾柮柴。栗色伽梨撩亂搭，誰能勞力強安排。祥見而諭之：此詩不減灌溪，恐世以伎取子，而道不信於人也。

妙空菴主妙普者，西蜀人。參見死心禪師，後結菴于華亭。隨機開導，放曠自如。有示眾偈曰：十二時中莫住功，窮來窮去到無窮。直須洞徹無窮底，蹋破須彌第一峯。一日，因欲泛海，辭別緇素，而說偈言：坐脫立亡，不若水葬。一省柴燒，二免開壙。撒手便行，不妨快暢。誰是知音？船子和尚。高風難繼百千年，一曲漁歌少人唱。由是登漆盆，張布帆，舉手以謝四眾。乃吹鐵笛，至洪波中而自沒矣。三日後潮退，於沙洲上跏趺而坐，神色不動。道友幾萬人迎歸青龍，供養五日。茶毗，舍利五色如珠，無數雙鶴，盤旋竟日，火盡而去。塔于青龍，壽七十一。

焦山成枯木，與照、闡提俱嗣芙蓉楷，先後得法，未嘗相識。照住寶峯，道聲籍甚，成亦未知其如何，並不通法屬書。照因遣鵬侍者丐於江浙，照自題其像曰：雨洗淡紅桃萼嫩，風搖淺碧柳絲輕。白雲影裏怪石露，淥水光中古木清。咦！你是何人？成見嘆曰：今日方知此人親見先師來。鵬遂請益其贊，成曰：豈不見法眼拈夾山境話曰：我二十年只作境會。鵬忽有省。

雪堂行和尚拾遺錄(終)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